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欽定

第九十六卷目錄

舉劾部紀事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舉劾部紀事一

左傳傳公二十七年晉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奉聞其言免說雖樂而致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靈輿從徑飯而弗食故使處原

國語趙衰于言釋獻子於魯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

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乘成曰韓

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其其誰安之宣

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

此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而不勝義也吾

言放子君傳故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

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親汝汝勉之荷從是行也

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

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第六十七冊 之 一 集

漢書張釋之傳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貧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送欲免歸中郎將是豈知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都者

厥延年爲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居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廢然朝廷肅敬

黃霸傳霸守丞相長史公卿大議庭中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降冬懷三歲乃出勝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來時舉霸賢良遷又下屬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

蓋寬饒傳寬饒爲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撻革恥勳奉使構忌權爲司隸校尉尉舉無所回避小大輕重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平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史薛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寬饒不行許伯詣之適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的曰蓋君受至寬饒曰無多的我我適酒狂丞相執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樂作長信少府積長卿起舞爲滑稽劇獨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當貴無常忽則夷人此如傳舍所聞多矣唯謙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敢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放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諷良久上道解匡衡傳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遇與御史大夫數譴其奏顯追條其惡惡并於憲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請居大位知顯等專權發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引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謙不忠之罪而反播弄先帝任用傾覆之徒諂諂至不道有詔勿劾敬懼懼上諫謂罪因稱病乞骸骨上未相樂安即仰救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近營業奏食自愛因賜上尊酒奏平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優優大恩然卿下多足下尊者何懼卿不自安每有未宜度而時不違乞骸骨請位上以諫者慰撫不許

馮野王傳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嗣身外足以德化歸借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刺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復以故二千石使行司隸因拜爲鄉郡太守

辛慶忌傳慶忌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遷執轡太守使酒豪所在著名成帝初大將軍王鳳薨慶忌前在兩郡者功遂徵入歷位朝廷是時不肖都慶忌行正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處重任國柱石父破光將軍武賢顯名前使有威西蕃臣屬不宜久處處是之右

大夫數譴其奏顯追條其惡惡并於憲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請居大位知顯等專權發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引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謙不忠之罪而反播弄先帝任用傾覆之徒諂諂至不道有詔勿劾敬懼懼上諫謂罪因稱病乞骸骨上未相樂安即仰救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近營業奏食自愛因賜上尊酒奏平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優優大恩然卿下多足下尊者何懼卿不自安每有未宜度而時不違乞骸骨請位上以諫者慰撫不許

馮野王傳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嗣身外足以德化歸借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刺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復以故二千石使行司隸因拜爲鄉郡太守

辛慶忌傳慶忌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遷執轡太守使酒豪所在著名成帝初大將軍王鳳薨慶忌前在兩郡者功遂徵入歷位朝廷是時不肖都慶忌行正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處重任國柱石父破光將軍武賢顯名前使有威西蕃臣屬不宜久處處是之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欽定典

第九百六卷目錄

舉劾部紀事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舉劾部紀事一

左傳傳公三十七年齊景公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夙聞其言免說雖樂而致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晉侯問原守於寺九初魏對曰昔趙衰以靈輿從徑飯而弗食故使處原

國語趙衰子言釋獻子於魯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

趙孟使人以其乘車才行獻子執而戮之乘咸曰韓

厥必不沒矣其車朝升之而莫其車其誰安之宣

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

此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予膳養也吾

言汝子君傳故不能也舉而才不能孰大焉事君而

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報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

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告諸大夫曰二三才可以

質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欽定典第九百六卷舉劾部

第六七五冊之一

漢書張博之傳博之與兄仲同居以貨爲騎郎事文帝十年子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人臣減渾之產不送欲免歸中郎將是豈知賢哲其去乃請徙博之補調者

嚴延年傳延年爲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居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兄擅廢立亡大臣禮不道泰雖廢然朝廷肅焉敬悼

黃霸傳霸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不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降冬懷三歲乃出勝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奏霸霸良善又口屬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

蓋寬饒傳寬饒爲人中大次使行風俗多所稱舉恥勸率使構惡權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可避小大機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主用平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薛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大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十七皆寬饒子行許伯諸之適往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

的曰蓋君受寬饒曰無多我我適酒往丞相執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若君屬目日年不之酒樂升長信少府積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關生皆大笑寬饒子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當貴無常忽而貴人起超出勸奏長信少府角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放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諸良人主道解

匡衡傳元帝時中書令下額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見顯于政失其意至成帝初衡適與御史

大夫數譴其奏輒追條其舊惡并於憲與於是司隸校尉王舉劾奏衡居大位知顯等專權發其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引奏糾而阿諛曲從附下罔反播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皆至不道有詔勿劾敬

懼懼上諫諫罪因稱局之體辭不先相案安勿劾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制遵法度勤勞公未朕嘉與其同心合意應有故今司隸校尉等安詆欺加作於君朕甚聞焉方不行問狀君有疑而主君歸後乞骸骨是在朕之末

獨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終焉精神近聖業委自愛因賜至牛酒奏于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優優大恩然榮不多足守尊者衡懼懼不自安每有大事度而不時進乞骸骨位主願以諂者慰撫不許

馮野王傳成帝上有司奏野王不男不宜備北鄉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剛少剛少則書奏封事爲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國身外足以應化隨借野王不懼國上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下開戶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爲太子馬聞知野王會其病復以故二子使行河堤因拜爲郡都太守

辛慶忌傳慶忌少以父任爲右校左遷涇陽大夫子逢酒樂所遊著名成帝初大將軍王鳳奏慶忌前在兩郡者功過徵人歷位朝廷莫不稱慶慶行正而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處重任國柱石父破光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裔屬風直入處慶忌之右

遇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方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有災與丞相可也何武上
封事曰頃有光祿之奇賢歟不寐驚奇在位淮南竊謀
故賢大立朝折衝厭勝於亡形可馬法曰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夫常不虞則將之官近戚上內具其
難佳其敏是以前帝選將之官近戚上內具其
外故竊賊不得前動而破滅滅周世之長策也光祿
勳廉臣行修正其殺收厚謀遠慮遠近在邊郡數
破敵俘獲通者大異上見其有他加罪以累久寢
專秋大災未至至其意宜在爪牙官以備不
虞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歸給事中

王尊傳尊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
尊權為尊相臣丞相臣御史大夫張譚皆阿所畏尊
顯不敢言久之成帝即位顯從為中大夫不使典權
得謂乃大顯尊是謂受顯等尊於是封奏丞相御史
大夫夫謂位三公與五常大德以總方略常統察廣
教化美其修為顯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尊大
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遂不以時白
奏行刺而阿諛曲從從則上懼邪佞國無大臣輔
政之義皆不道在故令前校後衛軍舉奏不自陳
不其之罪而後若先帝任用偏私之徒至言官
畏之甚於主上卓君臣非所用宜罷大夫臣體又正
月行幸南陽縣屬衛上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實
等會生殿門不衛南陽等西鄉衛高貴市東鄉
帝起立還臺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官共戰兢
失會聚而說不正之南使臣上相比為小臣於公
門之不勤不中禮風朝廷虧秋之司衛又使官失奴

天殿中間行起居還官備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
不覺色改容無怵惕商飲之心嗚呼不謹言不敬有
詔勿怠於是密懼懼冠冠謝罪上丞相孫印授大不
訂新即位重傷大臣乃石御史未開劾奏尊奏議
欺非請赦前事投舉舉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登
汗宰相推屏公卿輕薄國家事使不敬有詔左遷尊
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孫賓傳賓為義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
直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軍田數百頃頗有民
所假少府散澤時皆開分上書願以久懸官有詔郡
平田直錢有實一萬萬以上實願之還丞相史按
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恐閉上投閉不道尚平獄死
立雖不坐後又天司馬衛將軍商奏夫當代商上度
立而用其弟為爵侯假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聖方進傳方進為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
舉舉其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
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後久車馬既至
甘泉會殿中慶與進相見延壽時慶有章劾自
進行車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當於此決前我為
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忽之謂月餘方進於是舉劾
慶曰案慶奉使刺奉大夫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故
統朝上躬親不解慶有罪未敢錄無恐懼心謹曰故
不生之比又舉尚書東宮連疾無所在新相聖德
之聰明尚書不謹言不敬臣謹以劾慶上免官會化
地治商為義舉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親屬連繫都
亭下商見弟會實客自相司隸校尉安舉尉校義渠
長舉子六久亡丞相御史請議舉吏與司隸校尉部

判史并力孫賓舉無狀者奏司隸校尉府劾奏言

春秋之義士久徵者序于爵位上丞相王命也臣幸
得奉使以舉察公卿以下為故今丞相王命也臣幸
以宰士督察天下奉使令大夫其說逆順之理官本
不節受經籍因事內立察威察治所犯一家之禍
耳而面欲事他作威乃害天下國下可之大者願下
中朝特選列侯將軍以上正國法度違者以為丞相
接不致持督督司隸校尉府捕得伏誅家屬從合
清故事司隸校尉府在司直下初除尚南府其有所
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議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
視事而清動亦初拜為司直下片請丞相御史大夫
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備方進除察之動私遇其祿勳
官慶又出建章門成都侯街道路下東立須道過
就東於廷方進舉其狀因以臣聞國家之興尊尊
而敬長尊位上之禮王道調和春秋之義尊上公
謂之圭海內無不統焉丞相相見舉上御坐為起在
興為子舉臣臣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士子
李得奉使下邊諸侯禮義相敬易主卿而又訓節
大度稱職無常臣屬內在陳國禮制朝廷之序不宜
處位臣謹下不相見動時中大夫中大夫當給事中奏
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教正以先舉事而視犯今行
馳道中司隸校尉主舉劾方進不自責而內挾私
恨何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誅厥罪後後丞相言門一
不道朕請選接舉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動自奏舉
於道方進相方進舉奏欲舉以為宜抑退下門道
輔正丞相阿助十臣必必必立以為宜抑退下門道
察門公百萬人所望司隸校尉使進功名以上以方

長舉子六久亡丞相御史請議舉吏與司隸校尉部

親軍營參將都大郎督賦吏人吏相監遺其什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陳舉奉諸二千石也所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氏大恨但安陳案行高亦未以害之

左雄傳雄安帝時舉孝廉補涿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游諸葛市門不與交通案案食曹一上石無所留品未建初公事無不與雄時順帝新立大臣憚忌朝多則政雄數言事其辭懇切而書候射果謂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扶欺以恩為賢選者為愚至相視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復作良諸卿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當重賞有上臣憂之節聞公深慮王之風宜揮在帳下官必有巨室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尋遷少府校尉封列侯雄聞舉為尚書舉說稱職者咸稱揚及在司徒奏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書坐受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數曰吾書事馮直之父而父直書吾宜以此奏吾乃是權戚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周象傳象舉代劉龍為司空時官任人及子弟充守以下免有五十餘大連及中常侍東陽侯覽武陽侯俊其後官至顯赫是十稱之舉軍傳字子卿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奏其姦惡還請太守為政酒有陳平之好其歡太守喜曰吾自有一人我獨有一人太守曰今日公孫太典故人飲者私也明日冀州刺史事者公法也遂舉上其罪并境知舉私望風氣

張綱傳漢安元年遣八使循行風俗督者儒知名多應順位唯年少官大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獨獨理其事輪於洛陽都主以對復當路安問孤獨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當外戚之援何國厚恩以獨覽之資居河衛之任不能數揚五教無諫日月而專為封家長蛇肆其貪叨甘心貨賄恣無底多樹謗以害忠其誠天威所十叔天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十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奏錄

神駕傳駕為持御史時所遺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劾而夫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覆還焉自以職主制舉志意遂乃後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宜等罪惡章露宜伏獻丁又奏請劾八府修舉近臣父兄及親親為刺史二十石尤殘殘不降任者免連案罪帝乃從之

李固傳固為刑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陽等獄獄賜等權罪遂亡重賂上將軍梁冀冀為子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徒固為入山太守舉已傳已為桂陽太守刑州刺史李固已治遂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

恒榮傳榮元孫彬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芳女婿馮入亦為郎彬屬左舉與左至劉劭右丞舒同好交善夫當與方共酒會之貴方深怨之遂言彬等為酒黨事上問曹令劾益益惟彬等不舉正共事師大怒劾奏以爲同黨請劾之詔置在朝為之寒心猛惡氣自若旬自出獄免官

朱瑁傳瑁元元孫瑁字人庶數千戶百姓荒僻流移徙居瑁益城尤多謹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二人為中常侍並以微賄得瑁之辭不相見義部令長史傳請瑁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師上有自發者以威權至瑁誅賊師舉劫權貴成乃死獄中

第五倫傳倫字稚恭中以前從清治後補冀州舉察吏書舉奏刺史二石以下所刑若若吏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歸拜高侯侯伯楊榮傳榮代劉舉為太尉是將臣乃職任入子弟為官亦滿入上稱為貪法而舉從從吏司空固舉上言內中藏多拜其入舊典中臣子弟不得於位東勢而今拔舉貴者布列顯要年五十補入典議守下下念慮四心恐每可通用舊章議議議及謗請下曰錄後尉中一石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其所部應當罷職口以舉官一府廉察有還漏議上帝從之於是奏舉奏收以上下何奴中郎將燕然州刺史年充還舉太守徐璜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大不莫下州然中常侍侯覽參為冀州刺史罪有威罪舉一州舉劾奏舉舉舉徵征討舉惶惶道曰殺我因奏覽及中常侍見現請許已官送歸

本郎書奏尚書名對末據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典制有故事乎東野曰春秋趙盾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方見說部通解慢申屠嘉召通謂文帝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謂帝不得已竟免覽古而例現國

黃現傳榮既既現自居公位舉泰州縣素行貪汙至從死者十餘人海內由是震怒之曰書謂中郎將張奐以自伏臣聞人無常險而政行治亂其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不略贊便宜宜元帥以從衆望若謂謂謂曰宜充軍事者願乞元官以爲吳副朝廷從之以免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現爲八多意實人上郡太守王曼曼還現編素越界到平遠之因令客籍生州刺史胡芳三現檢還軍營公連其意當舉奏芳曰咸明欲遣第仕造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受才何能中此乎計耶遂解所問

陳卿傳胡拜侍御史時正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卿奏冀侍貴不敬請收案時人奇之張儉傳延熹八年山陽太守程璜奏爲東郡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璜妻百姓所爲不軌檢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誅之璜過經璜妻並下計趙由是結仇覽等

蔡邑傳熹十六甲制書廷臣各陳政要而當施行想上封事曰夫司徒據財諸州刺史所以督察牧

分別曰黑者也伏見南州刺史楊震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度各有奉公入私之心惠等所封其效太多修督杜絕不能祇職或有抱罪懷私與不同疾嗣國地幾與相察察公府臺閣并復執然五年初書議遣以復文公二公未詳斯所因發恩旨動向未志郭杜者憂待夫邑公亦言諸所因發恩旨動向未曰交結狐疑之計有開臺杜之門蓋不斷之慮者來議和之口今始聞督政庭度變易足令內則度制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非法吏更應忠滿平章實則二公歲歲差其殿殿使史知奉公之編管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范滂傳滂爲人尉黃現坊後詔三府按屬舉諸言滂奏刺史一上上權豪之黨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功微蓋舉深爲民害豈以介簡札哉固以會日追促故先舉所恐其未審有方更舉臣聞慶夫去草嘉穀必茂惡臣除殺王道以清官臣自有祇甘受顯戮更不能滂脫時方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蓋勳傳勳爲遼陽長史時武成太守房昌權勢必行貪穢從事武部無止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鴻良雖爲賊賊殺之仰以邑其乃勳之於勳動素與止和有抗或勳動可因此報歸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來人之是非非也乃乃諫曰大總食屬爲欲其驚而早之將何用哉勳從其言正和拜於得免而請勳士調動不見曰吾爲梁侯君謀不爲縣正和也怨之如初

劉陶傳司徒陳耽曰忠正懦大和五年昭公解以諸

一舉朝史一千石爲民當考考時太尉許綏司空張沛率朝內官受取貨賄其官者子弟賓客雜食汙穢濁官不政而虛耗澤澤小郡諸侯有惠化者三六八人吏入詣閤陳訴此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集率盡其私所以致廢舉而因廢舉其言切切言以議敏出是諸生諸官徵者悉拜議郎

錄忠武帝本紀光初武帝拜歸都尉爲濟南相國有平餘熱長史多阿附貨賊賊乃似籍於是奏免共入郡界肅然

賈逵傳逵爲豫州刺史時末下初復出郡多不據達以州本以初史出監諸郡以六條書察長吏二世石已石故其狀皆言嚴能廉操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惇師之德也今長史慢法監賊全行州知而不糾入下復何取止乎其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一二石以不阿縱不如法者皆舉不免之帝曰達典刺史人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勝許國內保

劉劭傳劭遷散騎常侍時詔書博士無賢敢諫侍郎夏侯惠劭劾曰伏見常侍劉劭深中簡忌體周於數凡所請錄流遠是以羣十人小成取所而劭劭爲故故實之士服其平良且清靜之人舉其元慮近漢文學之士嘉其推才許官法理之工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上知其沉深爲固文章之十安且著論屬辭制世之下貴其化略較繁衆衆之責其明思過識人此諸論皆取道之所長而舉其責者也臣教誨其清潔其爲廉潔清潔人謂清潔久實爲朝廷外其譽是以爲名此大者且稱機事納諫陳

帳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修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復游之驅使勿未清問之歡得內盡於則則德吉上通輝耀日新矣

三輔決錄游成爲郡功曹有章子張覽爲書長股察異之具及寶鏡以子范元之後魏子以近爲近州時漢興郡國主以問既既仲文武奇才難以爲典太守

晉書何曾傳嘉平中曾爲司隸校尉權重校事事模憑權作威勢利盈積朝野畏懼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極譴

山濤傳濤爲吏部尚書咸寧初轉太少傅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尚書以老病去表陳請母老數十上久不攝職爲有不自吏部帝曰濤門賓自問但不遇之耳使濤坐執銜則可何必上下耶不得有所問

崔洪傳洪爲吏部尚書軍用既助門無私恩濤濤州刺史卻流下其左丞說後糾洪洪請曰我軍卻丞而還我我地勢自弱也洪曰吾趙子子任轉厥爲司馬以軍法數皇子之侯王王謂濤大夫門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主崔侯爲國舉才我門兄用惟百是服各明主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軍之

傅元傳元爲司隸校尉職是居屬於弘弘設位舊制司隸於通門外坐在諸卿上魏肅入殿按不殿內制元在座下元忌忌爲卿也而貴者焉有妄稱尚書而元對曰儼而爲尚書以下御史中丞

康純奏元不敬元又自表予以質乎免官登元大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輕暫帶疎編不據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漸失眷屬生風尋卒於家

傳咸傳咸爲司隸校尉尉朝廷寬弛石放恣交臣請託朝野漸濶咸奏京河南尹潘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舉等京都都憲有威儀伏威以聖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二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什子亦云三聖有成而中間以承長史制官未幾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待僕則不戒兼吏部咸奏未位台補兼選舉子能應靜風俗以庭庭積至令人心憤動開張洋純中郎李季李長不相臣正諫免或等它部曰政道之本誠宜入於其職咸奏是也咸職在論道吾所學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糾以威勸戎爲選制過局侵官干非其十十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合御史下丞督司百僚大下以下以行在行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詔司糾亦不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內禁防外司糾得而行故車輿中至今道路橋梁不修則武居治不絕如此之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之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不糾百僚有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

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則在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不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則在於中丞外矣不爲下丞專司司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

五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若一旦縱臣臣臣臣所糾不置雖終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糾不從而謂元爲過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司隸之任當正正率久若其有過下散受原是以申陳其愚計諫與中丞俱共其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上無所不糾也惟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之聞奏既所不糾皇太子爲行馬之內而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得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約然而結以此推臣臣上配名爲司隸司隸官光帝不以爲非於若其謂侵臣臣臣糾尚書當而有罪乎咸累日乞解引故事條其糾尚書是無以易之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五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若一旦縱臣臣臣臣所糾不置雖終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糾不從而謂元爲過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司隸之任當正正率久若其有過下散受原是以申陳其愚計諫與中丞俱共其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上無所不糾也惟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之聞奏既所不糾皇太子爲行馬之內而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得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約然而結以此推臣臣上配名爲司隸司隸官光帝不以爲非於若其謂侵臣臣臣糾尚書當而有罪乎咸累日乞解引故事條其糾尚書是無以易之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劉劭傳劭爲御史中丞奏上問腹心重臣等備朝廷百僚及百官百官之中奏劾其罪者皆言文武尚書石奏劾免官

宋紀本揚州刺史劉同人聞亡後從娶陶安妻以爲小妻建興中挺父劉監官布六百石歷正刑棄市遇赦免死陶安武將軍統兵爲長史陶劭奉曰臣蔑其至主而奪其室皆在亡之義傷人倫之序宜按之四府以報國恩除挺官之學雖終身而書武將軍太山人父旌請爲長史長史文經武烈得東漢當肅勳忠良乾仁賢而救中興河華頃日開國克抗官下獄罪非時而挺病死又奏府曰挺已死亡復起屍骸意問夫達斯義豈鄉人劉子家之棺漢明追司父達斯義能追其事乎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報時不特作法追來世當朝亡夕沒使無善惡也當曹如前追除挺乙爲民錄奪還太醫諱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十師將王令以族誼顧書勝傲自意一請祭佐及守長二十餘人多取非其才陶劭奏文經若事遂疑挺王其深忌兵之而隨之彈奏不良雖無告此類也

十壹傳還拜石將軍加給事中中書令下專稱疾不朝而私還事將軍部驍營奏以專制其從私無大臣之節得事中丞鍾離阿護王典不加准還請免官雖事疑本行事部官從事京邑當然殺將強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據賊之大恩風霜其背殺曰旣能獲賊又能發展何損於大德傳而去後爲司隸校尉糾正秉石京師雖然皇太子朝鼓吹王東掖門殺囚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傳侯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

劉劭傳初劭父毅疾疫劭欲試其罪未果而卒

至統仇官日隆敗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爲股肱今轉持節使會司從中渾生滿興與獄辭連載將收付廷尉府不欲使府有遺獄劫劫自舉之與獄吏相曲渾怒使還位就第乃奏渾曰還使司徒下渾衆固恩恩偏位謂司不能下佐天子調和監臨下送萬物之宜使卿人夫各得其可敢因劉與那以詔使私欲人府典長獄訟音陳于不答漢文之問靜古不問死未之疑誠懼宰相之體也既與刑吏怨慙而退舉動輕連無人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舉便辟舉初於阿順請大鴻臚制將上諸聞敗所奏者皆默笑之其友式庫大尚書排彭不百人自衛而不救又嚴正色語之彭怒曰我敢君角也敢放然請彭曰君付敢將能作威作福天子見而欲殺君乎末狀舉奏之彭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正

宋書鄭野之傳野之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陳實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野之盡心高祖獨下屈意於毅毅甚畏焉義熙六年野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洵奏彈毅曰上言傳詔雖遠蓋聞毅送盜殺密事依代集市奏殺行刑而毅以重身有使野毅復停有按毅勸德上重任居人相殺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失之於前而弗請於後圖外出獄非此之謂中承解之於毅野劾劾不傳北紀二平秋之爲御史中丞明憲法無所屈從奏劾劾而書令徐炎之曰臣聞事王行奉憲爲公路下以威儀爲整然復朝典惟明治崇必肅朝道

經濟史編錄典第九十六卷嬰幼部

或謂明憲集其傾臣以今月不日預宴于正會會畢車夫并禁臣等門皆聞有有人乘馬當車前而收捕驅逐命主何人當收捕諸事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疑今勿問而何人駕輿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省馬速鳴大喚南南成儀走人驅臣收捕隨令省事倪京又奪成儀下力擊臣不入宮中本何得行四殿錄今公人只是中正收捕成儀走皆捕取臣殺下人一不得朝臣勢稍衰若用乃敢又有群人就臣車側收捕成儀馬下十行局馬不頓但有身前而書令臣之與比列車紗若若此或云云之本禁或云云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非國事禁而不在于又平極逼促臣監司因聲勢赫奪權臣等曾無糾問虧損威無無人臣之體不有津議風波何寄羨之內居朝石外司聲威信任慶惠百辟所瞻何不能弘惜朝華貴風輒致使下下縱肆陵暴應以凶暴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隄之又宗爲盛奪之止縱不糾問一虧還宜有義哉清吏之苛居官以公還第亦等其意已屬矣故御史隨事檢處門小人雖可檢御可安無得閑除如奏美之白居朝端下獄以犯憲小物時美之爲揚州刺史王琳之弟美之爲治中非美之使陳之解陳時亦處其事琳之不許陳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親琳宰相止當罪止一身南汝必不應從軍須勤勤勤門是百僚庶幾無犯禁

謝朓傳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馬車親近昶祖問劉惔之孟昶答非其人我府之東府即今爲太

第六十五冊 之四葉

可謂當官而行吏恐才劣志確不足以仰稱明旨耳
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緒遣軍長史庾
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庾
俊梁州刺史徐僧首並賊貨巨萬輒收以廷尉治罪
臨海太守沈昭略太尉守典臺隆及諸郡二千
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逢曰丁世
以來未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陸梁侯景都史中丞吳性時直無所顧望山陰令
虞翻在任嚴計數百萬泉奉收治中書令人黃時之
以言事託吳景下答向寵問之以問吳景答曰有之
高祖曰卿識朕否否答曰臣不識其人時時之在御
制上席下吳曰此人是也吳謂時之曰君小久何敢
以罪人屬南吳時之失色頓軍將軍狀貌是吳景
吳書曰公事薄度禮因侍宴高祖曰時之是臣通
親小事導臣不食高祖曰吳職司其事卿可得為嫌
果在事號稱下民強梁
劉孝綽傳孝綽與到治友等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
優於治每於孝綽嘲詠其文治衛之及孝綽為廷尉
正撫奏入官符其母贊停私宅治尋為御史中丞遂
今史著其事遂劾奏之云撫小秩於華省累老母於
下宅高祖為憐其慈改秩為縣生堂官
伏臘傳高祖賜丁酉丁酉長長小校尉時結異內史何
道暉署治禮高祖為黃門侍郎侯景是信武將軍監
吳郡縣自以名舉素在邊前為吏供饋備口進無見
權極虛而己意不滿多託於居家時中報到東
陽迎喪因置會稽籍宅自表解高祖以為豫章
內史應乃出拜治書御史處舉奏曰臣聞史典與

一心之道以虧說是情非兩敵之誅宜及未及陵犯
名殺要君親而可以降俗拯邦者也風聞豫內東
伏臘去歲賈假以迎林林假為解因停會稽不大人吏
之始貨宅書以此而推則是本無惡意而歷與二
邱少寬食滿此日為政之本自得稱功常謂人才品
望居何遠之右而意以清公見擇名化校極深謀
怨形於辭色典居歟吃癩寐失國人高懸甲無私不
路去月十二月二日詔曰聞丁博不領長水校
尉伏臘為政廉不宜加將焉勿使志望我虧王風可
豫章內史宜知人臣本如此之語而忘恩破胆胆
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領奉傲然了無異色
朕識見所到是此此旨而冒寵不辭矣斯荷得故以
丁流解體行路涕騰舞助洋心無一可惡編以順朕
路落漢三千年生運動與威與難始除舊布新澤
之江漢一紀之間三時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
萬分反覆拙謀成益巧弄才忠未敢於斯已極請以
勉力不敢論以事詳法應乘市刑輒收所近儀洗結
以法從事如法所稱即即王臣謹奏豫章內史臣伏
願合班衣行藉竹成心語哩一遺發飲兼幸屬昌
時標以不大深憂可惡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王
足之歸民志解中吳子微處之致甘此貶善執非奉
各佩茲題祖乞誅網結宜明風憲肅王簡書臣等
奏請以見免恥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丁詔
弗治應遂行詔
劉勰傳勰弟勰除南書丞承性忠敏尚書令史七百
一見直記名姓當官清直無所偏袒戶御史中丞
還還從兄吏部郎勰在職顯職貨物奏免免

官者勢勢必當謂人曰失解行路覽家久
陳齊徐陵傳陵散騎常侍御御史中丞時散成上項
為司空以弟弟之勢勢領野直兵馳救散成威
權抑塞諸人臣吳敦信等陵固之乃為奏陳導從
南書官屬引奏案而人祖見陵散服嚴肅若不可
犯為數客主坐陵遂讀奏版時失成王殿上侍立侍
親祖祖失位位陵遂讀中御史引上上取捷効免
侍中中書監自此漸近寵榮
宗元傳宗元傳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
陳真卿乃很稱使使就謝敬恩又丁六部乞乞不日
甚苦之元解奏曰臣聞南書二親貴貴才事惟
卿臣本貧乞乞知或或金升是時被賊賊無人網羅疎
茲為南書二親貴貴合州刺史臣臣因痛
各幸項連抽權解由思恩以私加無德無功生才
棄貨謂肥之也人論其所皇威刻剋物仰臣臣領邦
用輕用輕使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
宜宜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
而而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
不不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
以以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
其其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思恩
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
魏書趙郡太守傅食遠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手彪
將糾劾之會遇於尚書下金因府左右而謂幹曰
殿不几有風聞即欲起程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
甘修來處當不言後不改又聞且復和幹然下

判勅雖衆無所從始於是廢俗史始私稱路祀

崔暹傳暹武定初遷御史中尉暹舉義主唐漸末欽

道李結崔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結

史世稱其知人世宗蒙恩暹威勢諸公在坐不進高

視徐步兩人擊冠而入世宗分庭對語暹不讓席而

坐船再行便辭暹世宗曰下官薄有衣食願公少留

暹曰暹受初在臺以被殺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

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

爲赤幘所擊世宗同馬避之暹後彈劾書令司馬子

知及尚書元表雍州刺史崔暹又陳人師威嚴上

坦升州刺史可永澤暹元罪狀極重並免官其餘死

監者甚衆高祖嘗與群下諸貴曰崔暹昔舉義弟爲

定州刺史在昔兄開府除暹及暹左不吏部陳言未

知其能也始居惡臺乃爾糾勅威陽王司馬今並是

吾對門而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復罪吾

不能救諸君其陳之高祖知京師事官迎於其前高

祖暹進手而勞之曰往爾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貧

華其貴封勅中尉盡心爲國不違義理使遠邇肅

清聲公奉法衝鋒陷陣人有其人當官所至令始見

之今衆華在貴區區中尉自取高歡父之無以相報

賜暹良馬使歸之以後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

祖驚操之而從轉輒常宴於華林園高祖曰自頃

朝貴收守今長所在百司多有食舉侵削下人朝廷

之中有用心公乎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司勳濟

高祖降階而言曰降御史中尉崔暹一及諸奉明

旨敢以勸諸升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帝曰崔

中尉爲法遠俗聲望請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

將軍臣證勳英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與世美何况
什入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發傳典

第九千七百目錄

舉劾部紀事一

舉劾部錄

銓衡典第九千七百

舉劾部紀事一

隋書柳彧傳彧爲名書侍郎史當朝于邕其爲百寮所敬憚於時刻史多任其將類不稱職或上言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其治百姓須任賢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年未傅知懷德與十八將拔劉隗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于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本年垂八下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閣於職務政由望小貽駭公行自起呼嗟歌逐滿道乃云老不不不殺餘種殘良田古太有云耕當明取職當問諱此言各有所能也不平已馬試用是其所長治民流職非其乃解至尊恩治無不發典如謂優老當年自可輕賜全帛若令朝奉所領林片臣死而後已較不竭竭帝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喪哀妻謝州長史庾欽一文從父妹或勸之曰臣聞內地之位既分夫婦之隨斯若君親之妻生高年之教收設是以孝爲行木雖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良視

之重太倫所起君問雖微難改在文無愛忽勸勞之痛成結蘭之親習記言操命後稱益下義不脫春秋較其前亡無遺無係許人欲引還社上文書務神州召召領顯整齊風收四力是則兼一姓之正在連六禮之執儀諸樂制終身以感風俗二人書生得拜元壽傳齊許由書充元開口謝語許由竟奏請還于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內不言奉劾之曰臣聞天道下言功成四序聖帝垂拱在曰司御史之首義作封豕而揚局舉憲典謀高今月五日聖與徒謂親親明是聞所儀二司離華司司制部有預觀盛慶泰康請不世時暫存存而重收產產受又遇思彌前自日安若英造世略不今此有竊以太倫之義位優屬重寶受之通局爲無對舉詞遺念得財志也世好又會其子倫位微之母思家微之行一言變發名殺倫憲而無取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詳聞見意不彈科名却非不舉事涉罔縱如不以爲可置閣恐議按舊回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臣古備太子通監監丞參將丁顯人典能整肅端凝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許夫憲體既整疊起何所逃臣臣謹具奏伏乞聖恩察覽謹謹以狀聞其行下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嚴納之册府元龜部後漢帝時爲尚書左丞奉進事成光七法理爲世所稱稱許由部尚書子文楷之胡與大將軍丁仲夫戮列東萊舉十參劾之曰臣聞貞貞殊禮口衆譽美所入即局分下謝廉恥字文楷在室已降祿焉後收身去極致無聞利下文會無愧也仲文式科指節近臣起侍陪庭朝夕聞道廣內之

風狗而不暴分錄之利和內必爭件以貽起魚蟹示民軌物若下紅繩將斷禮教禮與仲文竟爭得罪唐君正倫爲治書侍御史時張遂爲冠軍將軍九宗引遂七朝者每見見輒屈膝遂下以禮之正倫辦理平在顯而安龍龍引是始歸於家唐書文本傳自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大文致華顯李道純爲中書省中書令入氏在傳傳氏德訓州州參軍爲吏諱所贈贈使閣之太尉武義其子謝田行行福福遇文文君謂港海遺珠矣高齊并加法西齊華劉仁軌傳仁軌書爲御史袁爽式所功悅歸之曾使引成及上祇拜大司憲爽式內在臺不自出辭以情自解仁軌信解曰所不與公者時如此勸後既執政爲爲元元夫大權萬紀傳萬紀爲治書侍郎尚書右僕射房元齡侍中王夷甫內外官者萬紀劾其了王九宗據其柱不伏魏徵奏言房元齡等皆大史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計正令而顯疑非誠心爲國者帝乃振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由是解體大唐新語文德皇后崩去時哀毀數言以言其獲禮及太宰梓宮在回殿又垂哀禮時御史周元正彈之曰魏哀往居先後喪已垂言筆駭今對太行梓宮又垂情無禮敬宗權優罪高宗廢其奉事雖不行時久垂其躬周乃僕射猶還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職亡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在約對曰僕可枉節之

性報以雄健而觸物使發火大當止色之短必明日
張膽自不能碌碌爲僕妾乎也後爲左丞奏以陛下
爲官擇人非其人則國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止陛
下知臣亡深矣亦欲臣盡命之私振綱綱目朝廷肅
然

開府元勳楊德新爲司空大夫龍朔二年鐵勒犯行
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右武衛大將軍薛
仁貴等破鐵勒之衆於天山時仁貴奏所部爲安詳
文財賂及至京師德新奏劾之曰臣聞師出律機
平青史校降不祈記諸錄訓是以分關什將校銳專
征虜或乖違明法斯在謹按鐵勒道入總管右武衛
大將軍鄭仁泰等假以寸才謬何故獲戎名名列位
或職禁苑北寇思恩威遠振得據荒僻海
間罪天山理應度奉命算恭行下司而偏心無謀短
懷復謀不將帥雖愛戎士無心體國有意獨私職
物思結交職等難進走避險蓋綠袍死爲爲人虛
懷可張仁泰等情真動忠志希貴賄下問存私必
誅夷乃肆以疑心殺戮向若大軍初到明驗天旨
無前納降招來後伏爾鐵勒反善不日斯丁仁泰表
開達圖思曉機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稽顙
降者先被殺辱之誅懼死懷生者因成逆渡之計鐵
勒逃散猶未梟絕屢遣千戈實山於此加日沙塞綿
遠風前蔽蓋已量上周處境下計糧食多少乃令班
師俟候臣大類敵情審核判離橫梁舟交備下
實良與可憐成規不守乃明無刑所誅況且卒卒
亡戈甲拋棄滿山遍野並致寇敵自卑明削天下
解滿萬餘東征西怨後舞歌未有如仁泰所行損

二丁八司書長文

經清鑑錄錄街典第八千七百舉幼部

咸進銳之甚又仁貴勒兵遠征才捷實殘有素平允
弄刀既已監臨官宜安守存沒存沒從此而生聚
雖作違節罪法他須正職或事有從故然而敗累
過多經介得不得補所奏豈可非志深固不寬強
撫存亡理宜盡忠其仁泰等及諸軍故殺降人懷
殺兵士並軍中罪人失應須當寬及改正者寬伏法
推打以申聖恩仁泰等以功贖罪免原之
紀履忠爲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宋俊臣犯獄有
五一專擅國權一謀害忠賢一蔽賢食濁四入從倖
五淫昏低辰附益五罪合至重奏請不赦理罪
李商隱爲監察御史李懷遠同奏吏部侍郎崔湜
鄧愔有所挾附賈沔狼狽詭譎察卿之吏准按其事
時安樂公主用事詭譎淫荒淫逐對仗重譴奏情混
竟從貶削
唐書至忠傳韓愈初至忠爲御史中丞貽至忠爲
御史而李承吉爲大夫忠謹諫御史口卑事有不若
大夫可乎承吉下取對至忠獨口故事至忠無長官御史
天丁耳日也其所請奏當處達若大夫許而後發即
劾大夫者又譯曰欲承忠惡至忠承忠爲戶部尚書
至忠劾飢寒明賈沔與承忠奏其罪百贊襄僚
張柬之傳長安中武后謂張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
之仁傑曰陛下文章筆墨臣等相李嶠蘇味道足
矣矣文士雖難不足與成文仁傑後用曰蔡仁傑曰
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後之必盡肅於國
即召爲洛陽司馬他日又奏仁傑曰臣嘗爲張柬之
之本用也后曰還之矣曰臣爲宰相而爲司馬非用
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幾爲雲武軍使

將行后設舉外司可爲相者即日張柬之沈晦有謀
能斷大吏其大老老重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
臺平章事至鳳閣侍郎
因韓方傳贊方權得神聖不拜何會李義府解大理
以典經屬不三拜拜都御史且疾當世兩難離方以欺
朝廷內決助奏意必得拜即問計於母母曰言主
伏劍成陳之說汝能盡吾願之死不恨汝方即主
宣太后曰惟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重將相成不伴
獨是獨非也皆首先失之四國漢高祖失之陳韓先武
失之達明魏武夫之張說彼聖傑之主然肯失於前
而得於後今陛下不據其邪而有之雖臣先將非無過
謂兄輩較下慈臣肆是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下
自出而後下據臣履歷降承種不可長請不自司
權治正義正狀即具法冠對仗吐表府下跪讓所言
帝方安義府役依義方以振十獨宰相貶東州司
戶參軍

宗楚客傳楚客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皇后
安樂公主親嬪之與紀處誦爲蕭世宗宗紀景龍二
年詔安樂公主爲金河郡王而其節頗嚴恐前略楚
客等能之安樂公主爲紀處誦監察御史崔旌奏楚
客處誦事威福有無若心納賢外交爲國取惡楚客
弟晉卿傳傳私鑒私鑒政敗屢請改行獄二司推鞠
故事事大臣更對仗職必應出左朝堂拜罪是
客乃萬色人言世宗變爲萬誦誦必出左朝堂拜罪是
客乃萬色人言世宗變爲萬誦誦必出左朝堂拜罪是
客乃萬色人言世宗變爲萬誦誦必出左朝堂拜罪是

第六七五期之〇七葉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徽宗中故事車駕經行長史必有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地產唯幕僚粥飯一代之實願以爲獻先是未幾四人侍側舍人二日及聞除名始悟名見訪及世務條對三十餘事中此竄遁時異

事猶呼趙普爲太師趙普嘗憐之曰趙普書記卽吾書心
馬兒未更事也夫禮待趙普雖王如大丞相中丞承
吾德號勤勞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止惡此之
日囑備餉有耳汝不聞趙普言乃之勸臣手令左右
曳於庭數匝徐復命冠召升殿曰後當改試放勿勿
令外人聞也

運使韓鉉德中金部郎中段思恭通判眉州會大兵
之後亡命結集羣盜蜂起逼州城刺史趙廷進懼懷
之衆力不能禁將以獻于嘉善州思恭止之因率由
兵與賊戰羣賊敗走思恭鳩坊以上供錢帛給之後
度支以擅用官錢請獄治罪帝嘉其果幹詔勿劾

令知州事

太祖以石晉書人朱穀之故知州州召見講武殿置
曰瀘州最近蠻獠久已綏輯聞瀘州郭恩爲兵馬監
押郭恩遣等徵散於民頗爲不恤其地遠遺朝幹
不知廟主爲族判之苟有 毫侵民必不赦
宋史陳俊卿傳俊卿擢尚書右丞辭對中書門下李
章等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部時 詔遷張柬直抑
競或可用臣遂遷爲郎以未盡語人每被朝衣
及牧守自遠至必問曰時政幾日上賢者處何官
宣撫四州俊卿罵其才堪相乃有允文爲相時俊至

則以爲太不復卿爲大者
張道遠至鄉人輩入進上及第爲武誥書校書
郎知貢州鄧州兼府有能名知州許道遠爲邊外設員
案置貢員上望國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吏吏過
奉之他日引對員上問何欲官官過曰母老在床
願乞近職母職官娶妻失其母足矣授潼州觀察推
官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奏上問過之對曰願得
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兼管監丞再召問過者以爲過

蔣堂擇堂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南發運
事茂薦部吏三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
多爲堂曰予得三亦足報國

趙抃傳抃州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遷邗州邗守除
上平康賜玉如法欲銳變守澤日永人輒開門不出
轉運使魚仲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論
林季止曾公亮不之譏薦爲殿中侍御史
韓琦傳琦邗鄆州人雄軍呂貳節自北京入相薦

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

有公輔器業官度文員外部夏鍊經略陝西薦其才

虞六宅使潭原秦鳳安撫都監

事略孫甫字之翰中從杜衍等未與宦同錄初爲也
密副使文薦之得祿園校理

東軒筆錄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瑋

既聞而不効何也沂公曰凡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

隨入然臺諫叮「中書方叶施行今事目中出萬一

傳聞不實卽所掛又人也太后曰進退存廢凡吏本

公曰陳鋒搢史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見

詩公僂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渝時歌爲侍御

史達以爲轉運使職拜命之次日有麻達路德杜丹
上馬詣云卿進奉劄支到京歇謂問其道路上川風

侯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歌謠密訪絳虜爲校願

泣曰：「邠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大日也，豈料瑞公眼

樛耿人喜遂留役下行臺傳之幹事歌下不啻仙輿

校玳瑁器皿泊上圖中臥蓋發校巧言之事既而按

太學士耿史錄具疏狀淮南副使音如奇案之行

未史韓續傳續登進止第叢書南京刊官仁字以本

災求直言。上疏。詞極切剴。流薦其才。令綴修

邵亢傳元在陸密踰年無人補益帝頗厭之嘗與陳

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

薦升之

趙學薦試館職

1000